

第三册

书写者 单晓天

钢笔字

2.12

!!

钢笔系列字帖

行楷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## 目 录

- |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一件小事      | 鲁 迅 (1)  |
| 背影        | 朱自清 (7)  |
| 苏州园林      | 叶圣陶 (14) |
| 放下包袱，开动机器 | 毛泽东 (22) |
| 陋室铭       | 刘禹锡 (26) |
| 爱莲说       | 周敦颐 (27) |
|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| 陆 游 (28) |
| 杜少府之任蜀州   | 王 勃 (29) |
| 春夜喜雨      | 杜 甫 (29) |
| 忆江南       | 白居易 (30) |
| 渔歌子       | 张志和 (30) |

# 一件小事

鲁迅

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。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，算起来也很不少；但在我心里，都不留什么痕迹，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，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，——老实说，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。

但有一件小事，却于我有意义，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，使我至今忘记不得。

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，大北风刮得正猛，我因为生计关

系，不得不—早在路上走。—  
路几乎遇不见人，好不容易才雇  
定了一辆人力车，教他拉到S  
门去。不一会，北风小了，路  
上浮尘早已刮净，剩下一条洁  
白的大道来，车夫也跑得更快。  
刚近S门，忽而车把上带着一  
个人，慢慢地倒了。

跌倒的是一个女人，花白  
头发，衣服都很破烂。伊从马  
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；  
车夫已经让开道，但伊的破棉  
背心没有上扣，微风吹着，向  
外展开，所以终于兜着车把。  
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，否则伊

定要栽一个大斤斗，跌到头破血出了。

伊伏在地上；车夫便也立住脚。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，又没有别人看见，便很怪他多事，要自己惹出是非，也误了我的路。

我便对他说：“没有什么的。走你的罢！”

车夫毫不理会，——或者并没有听到，——却放下车子，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，挽着臂膊立定，问伊说：

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我摔坏了。”

我想，我眼见你慢慢倒地，怎么会摔坏呢，装腔作势罢了，这真可憎恶。车夫多事，也正是自讨苦吃，现在你自己想法去。

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，却毫不踌躇，仍然挽着伊的臂膊，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。我有些诧异，忙看前面，是一所巡警分驻所，大风之后，外面也不见人。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，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。

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，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，刹时高大了，而且愈走愈

大，须仰视才见。而且他对于我，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，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“小”来。

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，坐着没有动，也没有想，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，才下了车。

巡警走近我说，“你自己雇车罢，他不能拉你了。”

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，交给巡警，说，“请你给他……”

风全住了，路上还很静。我走着，一面想，几乎怕敢想

到我自己。以前的事姑且搁起，  
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？  
奖他么？我还能裁判车夫么？  
我不能回答自己。

这事到了现在，还是时时  
记起。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，  
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。几年来的  
文治武力，在我早如幼小时  
候所读过的“子曰诗云”一般，  
背不上半句了。独有这一件小  
事，却总是浮在我眼前，有时  
反更分明，教我惭愧，催我自  
新，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。

一九二〇年七月



# 背 影

朱自清

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，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。

那年冬天，祖母死了，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，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。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。到徐州见着父亲，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，又想起祖母，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。父亲说，“事已如此，不必难过，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！”

回家变卖典质，父亲还了亏空；又借钱办了丧事。这些

日子，家中光景很是惨淡，一半为了丧事，一半为了父亲赋闲。丧事完毕，父亲要到南京谋事，我也要回北京念书，我们便同行。

到南京时，有朋友约去游逛，勾留了一日；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，下午上车北去。父亲因为事忙，本已说定不送我，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。他再三嘱咐茶房，甚是仔细。但他终于不放心，怕茶房不妥贴；颇躊躇了一会。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，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，是没有什

么要紧的了。他踌躇了一会，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。我再三劝他不必去；他只说，“不要紧，他们去不好！”

我们过了江，进了车站。我买票，他忙着照着行李。行李太多了，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。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。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，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，非自己插嘴不可，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；就送我上车。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；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。他嘱我路上小心，夜里要警醒

些，不要受凉。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。我心里暗笑他们的迂；他们只认得钱，托他们只是白托！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，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？唉，我现在想想，那时真是太聪明了！

我说道，“爸爸，你走吧。”他望车外看了看说：“我买几个橘子去。你就在此地，不要走动。”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。走到那边月台，须穿过铁道，须跳下去又爬上去。父亲是一个胖子，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。我

本来要去的，他不肯，只好让他去。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，穿着黑布大马褂，深青布棉袍，蹒跚地走到铁道边，慢慢探身下去，尚不大难。可是他穿过铁道，要爬上那边月台，就不容易了。他用两手攀着上面，两脚再向上缩；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，显出努力的样子，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，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。我赶紧拭干了泪。怕他看见，也怕别人看见。我再向外看时，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。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，自

已慢慢爬下，再抱起橘子走。

到这边时，我赶紧去挽他。他

和我走到车上，将橘子一股脑

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。于是扑

扑衣上的泥土，心里很轻松似

的。过一会说：“我走了，到那

边来信！”我望着他走出去。他

走了几步，回头看见我，说：

“进去吧，里边没人。”等他的

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，再

找不着了，我便进来坐下，我

的眼泪又来了。

近几年来，父亲和我都是

东奔西走，家中光景是一日不

如一日。他少年出外谋生，独

立支持，做了许多大事。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！他触目伤怀，自然情不能自己。情郁于中，自然要发之于外；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。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。但最近两年的不见，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，只是惦记着我，惦记着我的儿子。我北来后，他写了一信给我，信中说：“我身体平安，惟膀子疼痛厉害，举箸提笔，诸多不便，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。”我读到此处，在晶莹的泪光中，又看见那肥胖的、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。唉！我不知何

时再能与他相见：

## 苏 州 园 林

叶圣陶

苏州园林据说有一百多处，我到过的不过十多处。其他地方的园林我也到过一些。倘若要我说说总的印象，我觉得苏州园林是我国各地园林的标本，各地园林或多或少都受到苏州园林的影响。因此，谁如果要鉴赏我国的园林，苏州园林就不该错过。

设计者和匠师们因地制宜，自出心裁，修建成功的园林当



然各各不同。可是苏州各个园林在不同之中有个共同点，似乎设计者和匠师们一致追求的是：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，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他们讲究亭台轩榭的布局，讲究假山池沼的配合，讲究花草树木的映衬，讲究近景远景的层次。总之，一切都要为构成完美的图画而存在，决不容许有欠美伤美的败笔。他们唯愿游览者得到“如在画图中”的实感，而他们的成绩实现了他们的愿望，游览者来到园里，没